

施肇基早年回憶錄



施肇基著

傳記文學叢書之九

施肇基早年回憶錄

施肇基著

傳記文學叢書之九

傳記文學叢書之九（保有版權翻印必究）

施肇基早年回憶錄

五元
每册新台幣

改訂售價

定價新臺幣

著作者：施 肇 基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
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〇三六號

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
印刷者：榮 泰 印 書 館

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五五巷四號

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初版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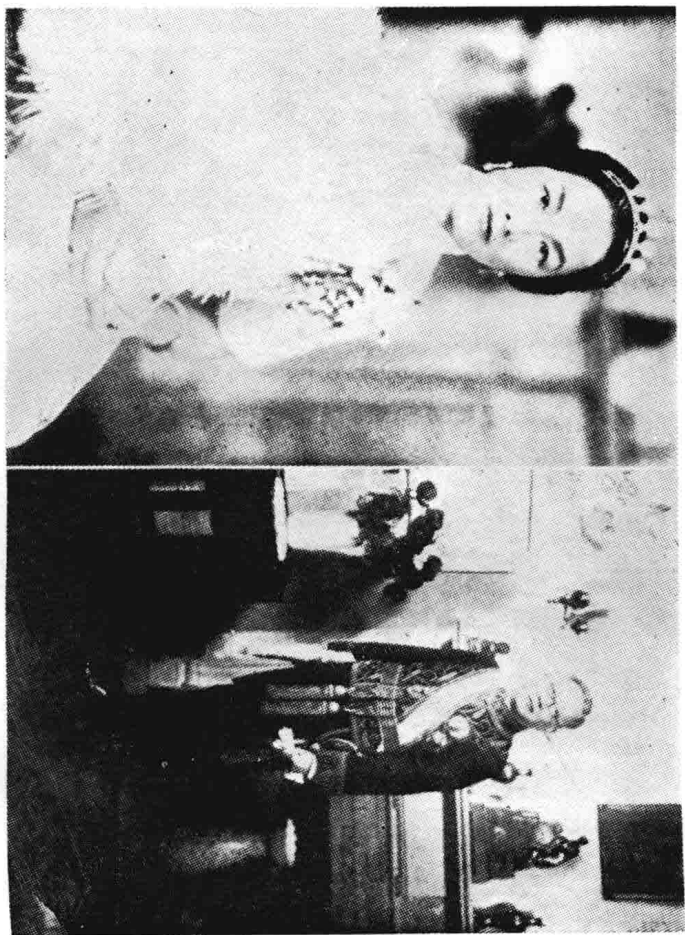
• 影攝時學就學大爾乃康國美在年一〇九一者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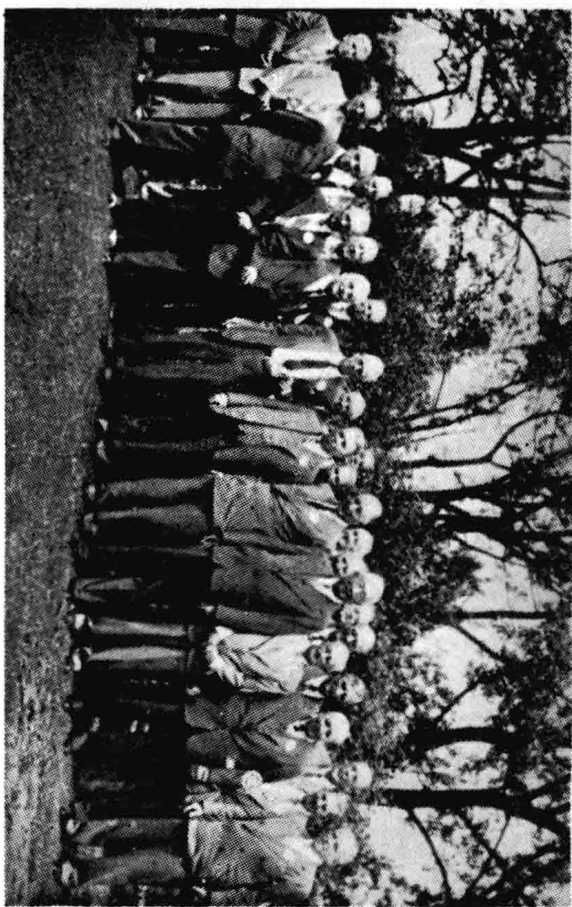
。攝時生學譯翻任館使公美駐國我年五九八一者作：右
。攝服制軍生學穿學中心中頓盛華年六九八一者作：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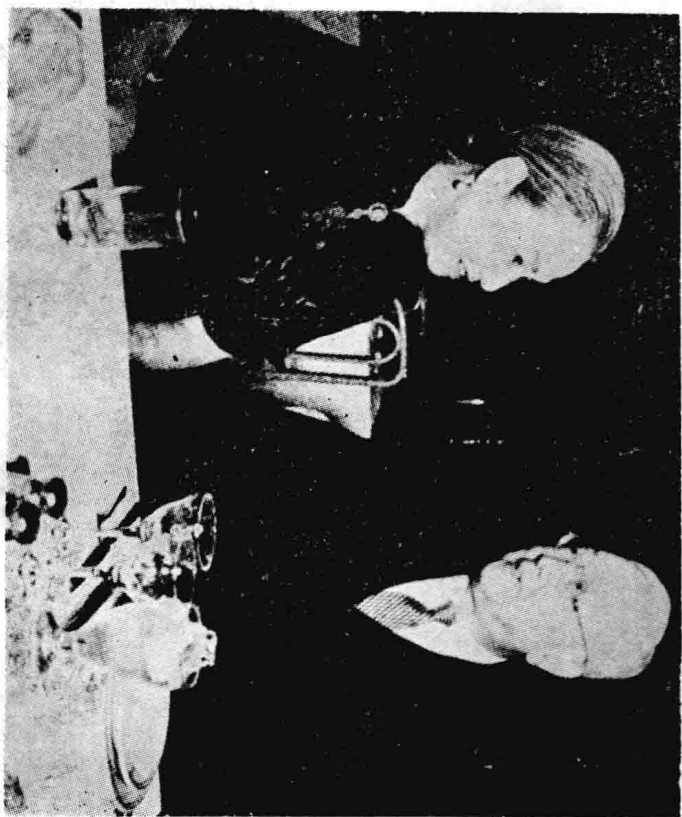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二年作者奉調爲駐美全權公使，赴任前與家人在倫敦合照此影。（後立者右起長女蘊珍，長子思明，次子樣生，次女瑞珍，三女瑛珍。前坐者爲作者夫婦及四女嘉珍。）



次。影攝館使在前宴年宮白婦夫統總福斯羅赴於婦夫者作冬年六三九一
。休退任辭即者作春年



班同與，會念紀年周十五業畢加參學大爾乃康校母同者作月六年一五九一
。影留中國校在學同



。年周十五婚結時，影合上席會宴人友頓盛華於婦夫者作年五五九一

施肇基早年回憶錄 目錄

胡適之先生序	一
本書原封面及題字	九
自序	一一
幼年時代	一三
留美時期（一八九三至一九〇二年）	一九
武昌時代（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）	三七
考察歐美憲政之行（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）	四七

任職京漢京奉鐵路局時期（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）	五
在哈爾濱任濱江關道時期（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）	六
任職外務部時代（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）	七
民初居京時代（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）	八
自定年譜	八
陳之邁先生跋（附歷任我國駐美公使大使一覽表）	九

胡適之先生序

一九二七年我在華盛頓第一次勸施植之先生寫自傳。那時他快滿五十歲了，他對我說，寫自傳還太早。以後二十多年之中，我曾屢次向他作同樣的勸告。到了晚年，他居然與傅安明先生合作，寫出他的「自定年譜」作自傳的綱領。又口述他的早年生活經驗，由安明記錄下來。安明整理出來的記錄，從施先生的兒童時期起，到一九一四年他第一次出任駐英國全權公使時為止，——就是這一本很有趣味而可惜不完全的自傳。

爲什麼沒有全部完成呢？安明說：「施先生開始口述的時候，精力已漸衰了。到

一九五四年秋天他大病之後，他的記憶力更衰退了，他的腦力已抓不住較大的題目了。所以這部自述的記錄只到一九一四年爲止，沒有法子完成了。」

但是這本小冊子還是很可寶貴的。因爲這是我們這一位很可愛敬的朋友最後留下來的——一點點自述資料。如果沒有安明的合作，連這一點點記錄都不可得了。

植之先生活了八十歲，安明的記錄只到他三十七歲爲止。這本記錄可以分作兩大段落：前一段是他在國內國外受教育的時期，後一段是他從美國回來之後在國內服務的時期（一九〇二至一九一四）。

植之先生敘述他在上海聖約翰書院的經驗，就是很有趣味的教育史料。「信教學生免費。非教徒繳納學費，最初每年八元，後增至十元，至余離校之時增爲十二元。校方除供給食宿而外，每年另給小帽一頂，鞋子兩雙，青布長衫二件，棉襖一件。放學時並給銅錢百文爲車費。書籍及醫藥費用亦由學校供給。」這種追記，和「卜舛濟先生留長辮，衣華服，矩步規行」一類的記載，都是史料。

植之先生十六歲時（一八九三）就跟隨出使「美日秘國」欽差大臣楊儒到華盛頓做翻譯學生。他在美國留學九年（一八九三——一九〇二）。他追記這九年的生活，比較最詳細。其中最有歷史趣味的是他敘述楊儒時代的駐美使館的內部情形。這種記載，現在已很難得了。

在這九年之中，他曾被駐俄的楊儒欽差邀去俄京聖彼得堡幫了一年（一八九九）的忙。並且曾隨楊儒到海牙出席「弭兵會議」。可惜他沒有把這一年的觀察和經驗講給安明記錄下來。前幾天夏晉麟先生邀我午餐，我說起我正在看安明記錄的施植之先生的早年自傳，夏先生的第一句話就問：「有沒有他在聖彼得堡和海牙的記錄？」我說：「可惜沒有。」夏先生和在座的幾位朋友都很感覺失望。

植之先生一九〇二年在康乃爾大學得文學碩士學位之後，他就回國了。那時他二十五歲。此後他的生活共有三個時代：從一九〇二到一九一四年，這十二三年他在國內服務。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七年，這二十多年他在國外擔負外交的重要任務。一九

三七年以後是他退休的時期，雖然他還替國家做了不少的事。

我們現在所有的記錄，除了他的教育歷程之外，只有他在國內服務的十二三年的追憶。這十三年的記錄裡，最精采的只有三大段：第一段是他在武昌張之洞幕府裡的經驗。第二段是他做京漢鐵道總辦時期的改革。第三段是他在哈爾濱做濱江關道的二十六個月的改革。

在這三大段裡，植之先生特別敘述一位畢光祖先生的為人，特別記載這位畢先生給了他很多的指導和幫助。植之先生說：

「南皮……文案中有畢光祖先生，字枕梅，嘉定人，……與余交好。余每作說帖，皆託爲修辭。畢先生改正之後，往往爲余詳加解說。嘗謂余曰：『文章貴在理路清楚，不必作四六駢體。但求辭簡意明。古人所謂辭達而已矣。』」

他又說：

「畢先生勸余處事要腳踏實地，其公牘圓到，其爲人赤誠，其見解高超，皆

爲余生平所服膺。余以一出洋學生，對國內情形隔膜，而能服官州縣（濱江關道係地方官）數年得無隕越者，多有賴於畢先生匡助之力也。」

這部自述裡，屢次這樣熱誠的稱許畢先生的助力。

植之先生在濱江關道任凡二十六個月，他的成績是當時中外人士都很稱讚的。他自己也說：

「英國駐哈爾濱領事Sly嘗告同僚云：此間交涉事項宜多遷就施道台，使其久於其任。施道台若離任，其規模辦法必皆隨之俱去，因其方法甚新，同時中國官吏不能行其法也。」

我在許多年之後，也曾聽美國朋友顧臨先生（Roger S. Greene）說，當時他也在哈爾濱，親自看見施先生的政治作風，他很佩服。顧臨先生說：「那個時候（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）離日俄戰爭才不過幾年，中國的官吏能在北滿洲建樹起一點好成績，爲中國爭回不少的權利，是不容易的事，是值得留下一點永久的記錄的。」我也

曾把顧臨先生的話轉告植之先生，作爲我勸他寫自傳的一個理由。

現在他的哈爾濱時期的回憶錄有了安明的筆記，我們只看見植之先生處處歸功於那位畢光祖先生。他說：

「余在〔濱江關道〕任二十六個月。……經辦事務煩而且重，前任後任無一終局者。余以出洋學生久任此職得無隕越者，得力於畢先生者甚大。就任之始，畢先生告余曰：道署之人，不必多換。『就生不如就熟』。只要長官不貪，下屬豈敢舞弊？……余到任後，未換舊人，而前弊俱去。蓋因余本人於薪俸公費之外，不納分文額外收入。此亦得力於畢先生『腳踏實地』之教也。」

他記載張勳的兵士正法一案，又說：

「此案乃畢先生所經辦。其人思慮周詳，文筆圓到。余任內重要公文皆出其手，時人多稱道之，每謂余以出洋學生而公事熟悉如此，誠屬難能可貴。實皆畢先生之功也。」